

晉

書

料

注

晉書附注卷六十八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三十八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為南土著姓

世說德行篇注文士傳曰其先

越王句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為吳著姓

賞譽篇注吳錄士林曰彌種繼繼其族

有顧陸朱張三國祖雍吳丞相曰雍字元歎言為蔡邕

之所歎也又四百五蘇州志曰通賢橋東有吳丞相顧

雍宅自雍至孟名著四代常居此宅門無雜賓投刺攝

齊者不過一時英俊案據本傳雍父穆宜都太守

子穆穆子榮榮子毗疑孟亦榮子

父穆宜都太守

吳志顧雍

傳注吳錄曰雍榮機神朗悟書鈔六十九臧榮緒晉書

次子裕一名穆晉書曰少有圭璋符采朗徹弱冠仕吳

世說德行篇曰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

初學記十二王隱晉書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

日仕吳弱冠舉賢良

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三俊御覽二百四十

時吳朝士人入洛者唯陸機陸雲及榮三人而機雲雖

有才藻清望不及榮也任淵山谷內集詩解十六引干

寶晉紀三例拜為郎中御覽二百四十六引晉中歷尚

俊作三傑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書鈔五十五晉中興書吳郡

望累遷太子舍人轉廷尉正御覽二百四十六恆縱酒

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

書鈔一百四十四秦子云顧彥先日有味如醺會趙王

飲而不醉无味如茶飲而醉焉醉人何用也

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

當多所全宥書鈔五十五晉中興書吳郡顧錄日時趙王欲誅淮南官屬下廷尉議罪榮具明刑

理不宜廣濫倫意解賴榮及倫篡位倫子虔為大將軍

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

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

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

遂救之得免世說德行篇曰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馬同坐嗤

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

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注

文士傳曰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

乃割炙以啖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逼用榮

為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一

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

餐之惠恩今不忘
古人豈虛言哉

齊王囧召爲大司馬主簿囧擅權驕

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

御覽二百二十引晉中興書作榮知其必敗終日昏酒

不

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囧長史葛旗日以

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

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旗曰榮

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

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旗然之白囧以爲

中書侍郎

案初學記十二引王隱晉書作爲黃門侍郎與本書異又書鈔六十九引王書云光祿大

夫張華辟爲祭酒亦本書所失載

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

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

齊王主簿恆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及因誅榮以討葛旗功封嘉興伯御覽六百三十四文士傳曰顧榮兼侍中

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案本傳兼侍中在封伯之後

父爲驃騎復以榮爲長史父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

中郎惠帝幸臨漳讀史舉正曰案臨漳建興初避愍帝諱改此時宜稱鄴刁協傳東廡公騰

鎮臨漳丁紹傳臨漳被圍王彌傳與勒攻臨漳皆誤稱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

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

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書鈔三十二文士傳曰顧榮觀中國日弊乃求病亟還南

既造江楮欣然自得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爲軍諮祭酒屬

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內史王

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收禮豪桀有孫氏鼎峙
 之計假桀右將軍丹楊內史桀數踐危亡之際恆以恭
 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桀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
 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
 有石冰之寇人物尙全桀常憂無寶氏孫劉之策有以
 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勳效於已
 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有數州
 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蒂芥之
 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
 委任之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桀私

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其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
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
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
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
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
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廢橋斂舟於南岸
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眾潰散書鈔一百三十一
四晉中興書曰顧榮與甘卓等攻陳敏於是榮等並登
岸上以白羽扇麾之敏眾皆潰散讀史方輿紀要二十
日麾扇渡在江孟府治南舊志云在朱雀航之上一名
毛翁渡晉陳敏據建業出軍臨大航岸顧榮以白羽扇
揮之其軍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
遂潰因名

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

軍司

吳志顧雍傳注引吳錄作軍司馬書鈔六十三晉中興書吳郡顧錄曰拜爲軍師案晉人避諱故改

軍師爲

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

世說言語篇曰元帝始過

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是以耿毫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

勿以遷

榮旣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

初學記十

都爲念二王隱晉書曰當時後進盡相推謝稱榮有大才令望

書鈔六十三晉中興書吳郡顧錄曰於是朝野皆服中興基此焉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上牋

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

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

髮

髮何哉誠以一日萬

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

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
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
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參佐白
事斷賓客問訊今彊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
紛紜願冲虛納下廣延僞彥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
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恥則羣生有賴開泰有期矣
時南土之士書鈔六十三引晉中興書吳郡顧錄作南土諸士未盡才用榮又
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御覽四百四十五引王隱晉書作金相玉質
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
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

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

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

皆納之六年卒官袁宇記九十一日顧彥先墓在吳縣東門外九里帝臨喪盡

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牋曰昔賊

臣陳敏憑寵藉權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

士庶以爲臣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

軍司嘉興伯顧榮唐書宰相世系表曰顧榮晉司空經案本傳榮未歷此官表恐有誤

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

逼迫姦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忼愾密結腹心同謀致

討信著羣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荷戈駿奔

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爲眾率先忠義奮發忘家爲國
歷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勦茂上代義
彰天下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
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
弟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爲方嶽杖節
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
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眾無一旅任非藩
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徇國官無一金
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旣殄高尙成功封閉倉廩以
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未必不

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彊弱不同優劣亦異至於齊府
參佐扶義助彊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
首建密謀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上虧經國
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
況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厯觀古今未有立功若
彼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宋書禮志曰元帝大
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開府儀同三司謚
營葬舊君顧榮求立碑詔特聽立
曰元及帝爲晉王追封爲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
家人常置琴於靈座世說傷逝篇靈座作靈牀上吳郡張翰哭之慟
案上文已云友人張翰此又冠以吳郡二字史法不合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

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世說傷逝篇作遂復能作頗復因又慟哭

不弔喪主而去世說傷逝篇作遂子毗嗣官至散騎侍

郎案孫恩傳有嘉興公顧胤當是榮之子孫

紀瞻

紀瞻字思遠書鈔六十四引王隱晉書晉中興書丹陽紀錄均作紀瞻字士達六十九又引王書

作字思遠御覽二百一十四百二十一丹楊秣陵人也

七百七十四引晉中興書又作士達

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元和姓纂六曰吳有紀騰生瞻案陟為騰之脫

文本傳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

誤也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書鈔七十九王隱晉

歷陽除郎中尚書陸機策試之案本書不言除郎中從略昔三代明王啟建洪業文

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尙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日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薄

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
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義皇簡朴無爲而化後
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
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
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
朴以反其本財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王
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
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
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
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

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
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
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
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化之
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
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
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
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
唐有命旣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
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

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恆
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
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
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
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
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
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飆甘露豐
墜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
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
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穆

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闔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恆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之羣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代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旣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永制與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

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
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彊不陵弱眾不暴寡三皇結繩
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
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
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興
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
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
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
反本漸尙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
則斟參夷之刑除族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

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
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
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
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溫
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問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
蓋間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
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溼自然之性
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
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
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

周嬰卮林鐫
紀曰淮南子

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故陽施陰化元命包亦曰陰精爲月常屈任而受明精在內故火曰外景金水內景思遠所對蓋采其說然不對火性之必熱而引火德之外融可謂道詞矣且火以烈而始見其剛非以剛而乃有炎也水以潤而始驗其柔非爲柔而乃微潤也況火託木石之中藏煙匿燄何嘗不靜而水發重壤之內潛源奔沸何嘗不動又以初九純陽爲泉源所託則濫熾濁汙謂宜盡爲煙液以水之受溫爲含容之性則河漢淮江亦當變爲湯谷而海內湯泉曾不能十數其理屈矣若夫蕭邱燎原而入者有衣裘之想東武焚林而被者無焦灼之色陰陽相搏固有不可類推者安在其無寒火也抱朴子曰謂火必熱而蕭邱有涼燄齊地記曰東武山有勝火之木燒之不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死亦無損也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黃義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立

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闊網夏殷繁帝者之

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洎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大道旣離智惠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其年除鄆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召拜尙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

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矇昧未分日月合其輝
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
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闢拓老
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
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
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
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
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
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宜以此爲準也
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

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
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
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
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
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
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
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
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
天地其孰在榮遂止晉宋書故曰按太極二字說者非
一然要其大歸蓋不出二途韓康
伯言太極者无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孔穎達正義引老
子云道生一卽太極也一生二卽兩儀也此正合顧榮

之說文選十九勵志詩注引鄭康成曰極中之道高和未分之氣也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太極太一也此並同紀瞻之義然二途既分道家則宗前說儒門必遵後訓要而論之極至極中之訓於義尤允也至於太極有圖蓋出道家之言不足可尋至徐州間亂日甚將不行儒者或援以說易則非矣

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願望以軍禮發遣書鈔六十九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以爲祭酒案本傳不言爲祭酒事攷之當在是時越雖致書裴盾禮致瞻與顧榮而下文云與榮及陸玩解船棄車牛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蓋未嘗受越命也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書鈔一百三十八王隱晉書曰顧榮紀瞻被徵見王路塞絕遇之下邳解舫爲單舸而歸之御覽七百七十引王隱晉書作一日一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御覽七百七十

四晉中興書曰紀瞻爲鎮東王左長史丹陽宣城新安
三郡中正王常幸其家同乘還府瞻甚見禮遇鄉郡榮
之案鎮東王卽元帝其時以琅邪王以討周馥華軼功
爲鎮東將軍也三郡中正本傳失載
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
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
府符收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
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
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
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
古人之成敗晉宋書故曰按此以天道之道讀去聲與
其義甚明何晏集解乃以天道
爲元亨日新之道殊不成語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爲

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
殯人神失御陛下膺錄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
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
宿之綰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
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
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
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網維
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
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
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願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

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廟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焚

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欲高讓於東

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尙所不許況大人

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

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書鈔一百三十二引晉中興書作帝使殿中將軍韓

績徹去便殿所御牀帳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書鈔

一百三十二引晉中興書作敢應者斬帝爲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

尙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

朝請上疏曰臣疾疢不痊曠廢轉久比陳誠款未見哀

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憂責之重不知垂沒之餘當所

投厝臣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
趣走商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也然失
之者億萬得之者一兩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
庸邂逅遭遇勞無負鼎口不商歌橫逢大運頻煩餐竊
雖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竟無豪釐報塞之效而犬馬齒
衰眾疾廢頓僵卧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頓一日
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
陋巷亦無由復廁八坐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墮胷腹
冰冷創既不差足復偏跛爲病受困旣以荼毒七十之
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隱

伏何地臣之職掌戶口租稅國之所重方今六合波盪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皆須人力以臣平彊兼以晨夜尙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當久停機職使王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官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曠事滯臣受偏私之宥於大望亦有虧損今萬國革面賢俊比跡而當虛停好爵不以庶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固職誠非古今黜進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賜以敝帷隕仆之日得以藉尸時銓俊乂使官脩事舉臣免罪戮死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尙書右僕射屢辭不聽

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郝鑒據鄒山屢爲石勒等所侵
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
曰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扞城之用帝王之利
器也故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
郝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
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眾無一旅救援不至然
能綏集殘餘據險厯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眾單
寡無以立功旣統名州又爲常伯若使鑒從容臺閣出
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
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尙書爲六州都督征西將

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珍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
同以資則俱八坐況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朝以至
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
聖懷垂問臣導冀有豪釐萬分之一明帝嘗獨引瞻於
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御覽
二百
十一引晉中興書作肅祖嘗居內殿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得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
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
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書鈔六十四引王隱晉
書作朝廷稱瞻弘亮雅
正才兼俄轉領軍將軍書鈔六十四王隱晉書曰紀瞻
受領軍會錢鳳作逆詔上殿參
文武策事當時服其嚴毅雖恆疾病六軍敬憚之書鈔六十
四引王隱

晉書作六
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書鈔六十四王隱晉

軍祇肅
去官遣黃門就詢軍事御覽二百十一晉中興書曰瞻
以年在懸車自陳告老詔曰豈朕德薄不足以爲治乎

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

朕卧護六軍

書鈔六十四王隱晉書曰紀瞻辭領軍乞以常侍宿衛左右帝曰今日之事豈得如

君所論但爲朕卧鎮六軍

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

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

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誠朕深明此操

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

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尋卒時年七十二

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

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

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

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

於烏衣巷

六朝事迹編類引建康圖經云巷在縣東南四里晉王導紀瞻宅皆在此巷

館宇

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尙書

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沈給事中宣城章遼

厯陽太守沛國武嘏並與瞻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託

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爲起居宅同於骨肉焉

御覽四百二十

一晉中興書曰厯陽太守沛國武嘏臨亡以家後不立遂手書寄託瞻瞻悉迎接爲居宅衣食取足有若骨肉

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

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賀循 楊方

賀循字彥先

御覽二百四十三引晉中興書作字彥士

會稽山陰人也其先

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

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曾祖齊仕吳

爲名將

吳志賀齊傳曰字公苗遷後將軍徐州牧注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

名漢安帝時爲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爲賀氏齊父

輔永祖景滅賊校尉吳志賀齊傳曰子達及弟景皆有甯長令名爲佳將注會稽典錄曰景爲

滅賊校尉御眾嚴而有恩兵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器精飾爲當時冠絕早卒

徙家屬邊郡

吳志賀邵傳曰字興伯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

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是歲天冊元年也

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

乃還本郡操尙高厲童齷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

吳志

賀邵傳注虞預晉書曰循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齷不羣言行舉動必以禮讓世說言語篇曰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秀規箴篇注引賀循別傳作少嬰家禍流放

荒裔國相丁父請爲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

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

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

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

見武康令賀循

吳志賀邵傳注引虞預晉書作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

循御覽六百三十二作陸機薦賀循郭詡表案疏文內
有臣等伏思云云則非機一人上疏明矣當以虞書顧
陸三人並德量遠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
舉爲是案吳志賀邵傳注引虞預晉書作
試二城歷踐三城三字誤當作二城爲是刑政肅穆前
蒸陽令郭詡地理志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
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吳志賀邵傳注引虞預晉
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
吳志賀邵傳注引虞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
預晉書作恪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
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案吳志賀邵傳注引虞預晉書
才累授飾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
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云云與本書下文
異大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

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
國益甚至于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
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期待四方之本
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尙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
乃眾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
蒙簡察

吳志賀邵傳注引虞預
晉書作謹冒死表聞

久之召補太子舍人趙

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
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
帥石冰略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
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

內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

合眾應之冰大將抗寵有眾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

寵為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吳志賀邵傳注引虞

預晉書循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

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為丹楊內史循

辭以脚疾吳志賀邵傳注引虞預手不制筆又服寒食

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

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

事吳志賀邵傳注虞預晉書曰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

非與朱誕同郡當從本傳作吳郡為是寰宇記九十一

日朱誕墓在婁門外一里晉光祿大夫朱誕字永長父

恩本國中正少有奇名藏跡吳中晉陽秋云陳敏及敏
亂三吳知名之士皆受爵祿賀循朱誕不辱其身及敏

破征東將軍周馥馥本傳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

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

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

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三國志裴注述

晉書賀循傳稱孫皓燒鋸截賀邵頭因斥本傳及注俱

失載按皓傳燒鋸截頭是陳聲事非賀邵事但皓淫刑

所及被害非一或聲邵均遭鋸頭亦未可知晉書校文

三日吳志但言邵中風不能言皓疑其託疾掠考致死

無鋸截事世說誤以聲事屬之邵注言邵中風不能言

為皓考殺蓋亦以燒鋸事不足信故引邵傳正之晉書

猶復采錄可謂好奇矣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

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海王越命為參軍徵拜

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

代之

吳志賀邵傳注虞預晉書曰元皇帝爲鎮東將軍請循爲軍司馬

循稱疾篤牋疏

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序隨運所遇動默在己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繼以入秦園綺彈冠而匡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餐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筆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

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
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
凱旣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
羣望顒顒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
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尙書屈德
爲軍司謹遣參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
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
得已乃輟疾至帝親幸其舟因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
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
讓一無所受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

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閩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草創盜賊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答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惟有閩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

案閩廬卽閩閩周光傳錢鳳走至閩閩洲光捕鳳詣闕贖罪

特宜以重兵備戍

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

長所任自可度士分力多置亭候恆使徼行峻其綱目
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一身之
罪周家祿校勘記曰勤情之情古作墮因誤作墮下文兩情俱墮同謂於大理不得不
肅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案漢制十里
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耳要宜籌量使
力足相周若寇劫彊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
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
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故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
爲益者也帝從之及愍帝卽位徵爲宗正元帝在鎮又
表爲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卧

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
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
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
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卧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
怨至此賢履信思順苟以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
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
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
吳志賀邵傳注虞預晉書曰時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或以惠懷二帝應
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
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

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尙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旣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

尙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旣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旣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恆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尙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

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五禮通考七十人日晉享國一百五十餘年宗廟昭穆祧遷之禮屢議而未得其當者其失有三一在建國之初未定太祖之位而于一廟之中備三昭三穆之數夫有太祖而後有昭穆今晉未立太祖之廟並祭文帝以上至征西是但

有親廟而無祖廟其失一也景帝與文帝兄弟也宜爲一世乃分文景爲二世以充七廟之數其失二也武帝崩而遷征西懷帝登而遷潁川室則七而世維五皆由不知兄弟同昭穆之義其失三也惟賀循建議廟室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並祭惠懷愍而復豫章潁川于昭穆之位坎室有十蓋古人異廟晉則同廟而異室世不可缺不得不加以室穆帝時祧四府君于西儲夾室而正室猶存十一治則四祖居太祖之上臧熹謂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四祖長享殷祫則永虛太祖之位斯言雖正而未施行是晉始終太祖之祭未正而昭穆祧遷之數未定也能不爲當時議禮諸臣惜哉今旣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尙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

載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

對爲當世儒宗

吳志賀邵傳注虞預晉書曰朝野諮詢爲一時儒宗文選王文憲集序注晉中

興書曰爲江東儒宗書鈔五十三晉中興書會稽臧宇錄曰每存問議先朝舊事以此比校循所奏絕不同符

朝野咸歎循之淵學也

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

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

初學記十二御覽二

百二十八引晉中興書作蓋身而已御覽四百二十五引徐廣晉紀作屋室服物周身而已

屋室財

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

初學記十二引晉中興書作孤常造其屋特爲

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

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

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案禮子不敢以己曾

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

御覽二百四十四晉

中興書曰賀循為太子太傅詔曰循清直履道秉尚貴

真居身以冲約為本立德以仁讓為先行可躬訓儲宮

默而成化書鈔六十五引晉中

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

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

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

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

改授左光祿大夫

御覽二百四十三引晉中興書左作右案敦煌石室本晉紀作左則作右

也者誤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

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

書鈔五十

六引晉中興書會稽賀錄作而猶太子親臨者三焉往指麾迎服章車駕親臨執手垂淚

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

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諡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

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望船流

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

吳志賀邵傳注虞預晉書曰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隋經籍志

司空賀循集十八卷注云梁

博覽眾書尤精禮傳

吳志賀邵

二十卷兩唐志仍作二十卷

傳注虞預晉書曰好學博聞尤善三禮御覽二百四十

三晉中興書曰行有餘力則精書學由是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爲江表儒宗隋經籍志云梁有賀雅有知人之

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康帝時官至

臨海太守

越縵堂日記曰通典六十七載尙書張闓駁議云故司空賀循取從子紱爲子循後有晚

生子遺紼歸本此事晉書賀循傳不載止云有子隰耳
案南史賀瑒傳瑒循之玄孫伯祖道養建康令父損瑒
字德璉領五經博士子革字文明南郡太守革子
徽季黃門郎瑒弟子琛字國寶金紫光祿大夫瑒子翊
巴山太守以世系考之道養為循之
孫損為循之曾孫當皆隰之後人也

楊方字公回

御覽六百三十一引少好學有異才初為

郡鈴下威儀

書鈔七十七御覽六百三十一晉中興書曰賀循時為會稽鈴下有楊方公事

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

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

御覽六百三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內

史諸葛恢聞方召為給使見而異之謂有殊常之才
卽解役散置左右以門人待焉由是邦壤敬異方始得
周旋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為之延譽恢嘗
鄉貴

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

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胷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事方在都邑搢紳之士咸

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

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案地理志廣州下云至吳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

鬱林高梁四郡立為廣州乃下文又作高涼郡高涼縣隋經籍志五經類注楊方字公回會稽人高涼太守亦

作涼疑吳時本作高梁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沈案隋經入晉後改作高涼耳

經類楊方五經鉤沈十卷舊唐志作鉤深宋藝文志僅五卷初學記二十九引作五經鉤淵玉海二十四引崇

文總目誤作楊芳又引書目載方自序云晉太康元年撰鉤經傳之沈義著論難以起滯馬國翰輯佚書得五

節更撰吳越春秋隋經籍志雜史類楊方吳越春并雜秋削繁五卷舊唐志作削煩

文筆皆行於世隋經籍志梁有高涼太守楊方集二卷亡唐志仍著錄以年老棄

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于家

薛兼

薛兼字令長丹楊人也

案吳志薛綜傳云沛郡竹邑人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其後仕吳

故子孫著籍於丹楊也

祖綜仕吳爲尚書僕射

吳志薛綜傳曰綜字敬文徙選曹尚

書爲太傅

父瑩有名吳朝吳平爲散騎常侍

吳志薛綜傳曰瑩字道言

著書八篇名曰新議隋經籍志後漢記六十五卷本一百卷梁有隋殘缺晉散騎常侍薛瑩撰

有器宇

吳志薛綜傳注王隱晉書曰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似吳人

少與同郡紀

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儔

晉書校文

三曰此語本於會稽典錄史通採撰篇誦其徵虛譽定實錄則亦鄉曲阿好之詞也

初入洛司空

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比

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東

海王越引爲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爲安東

將軍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

書鈔六十八引

晉中興書丹陽薛錄作恪勤王事

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

爵安陽鄉侯拜丹楊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
遷尙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
永昌初王敦表兼爲太常明帝卽位加散騎常侍帝以
東宮時師傅猶宜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夙遭閔凶
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哀莞在疚靡所諮仰憂懷惴
惴如臨于谷孔子有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祇奉
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秩尊望重在貴思降
丞相武昌公司空卽丘子體道高邁勳德兼備先帝執

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鄉侯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夫崇
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
事是歲卒詔曰太常安陽鄉侯兼履德冲素盡忠恪己
方賴德訓弘濟政道不幸殂殞痛于厥心今遣持節侍
御史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魂而有靈嘉茲榮
寵及葬屬王敦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議諡直遣使者祭
以太牢子願先兼卒無後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材共康庶績
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
政典憲資其刊輯帷幄伋其謀猷望重指紳任惟元凱

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
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鑾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
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贊曰彥先通識思遠方直薛旣清貞賀惟學植逢時遇
主搏風矯翼

晉書斟注卷六十八